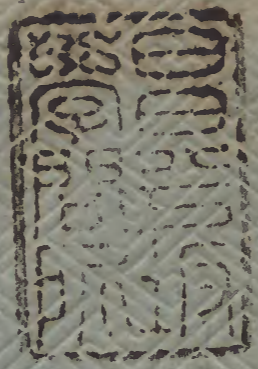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九十七
至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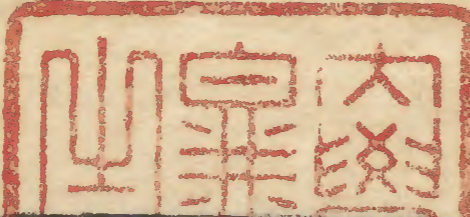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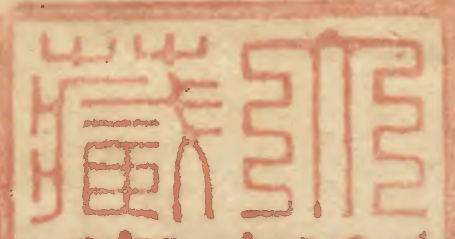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五	九	一
一	一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一	〇	書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2
冊數	60	(37)
函號	299	1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七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濬進呈

明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淺草文庫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徐幾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

大

工作之用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於聖人。是雖一耒耜之末。一門戶之微。凡所以為利於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朱熹曰。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

臣按。聖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錄其三卦。

者。工作之器爾。

書曰。疇誰也若子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謂之若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謂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所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其所無事之智焉耳。後世之工。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豈所謂若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謂之百。不止一工也。飭者。脩治以爲器化者。變轉以爲用。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絀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

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玄曰。審曲面勢。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八。玉。昭禹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爲鼎量。劔削之屬。飭土而爲甗。甗。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

臣按。國有六職者。卽所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所謂職者。通上下言。猶所謂職

業云非專言官職之職也。作記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蓋無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無所用之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吳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土述之。刃之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

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為用無往不利。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士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
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泉氏之子常為量
臧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
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
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
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
世邪

臣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是則天下之器用無一而非聖人之所
造始也智者於其間特因其類而創為之而巧
者又從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有一
器之作則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則有一器
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無用有用而無利耗
材物於無用費民力於無益聖人所不作者則
智者必不創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
淫巧於用器常度之外此聖王之法所必誅而
無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禮樂而尚文。以梓人為侯，為筍簋為飲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臣按疏謂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專據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終。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又有輈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歷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後之所尚者，乃所以矯前代之失也。然矯其失而或過於專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無偏焉。此聖人為制，所以必因時制宜，損過以就中。

非但施於禮樂政事者為然。則雖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於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無過舉歟。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玄曰：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旒也。金工，築冶。皂、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臣按曲禮所記六工與考工記大同小異。先儒

謂此為殷制然所稱之名雖異而所治之事則
 同土工即搏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
 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攻皮之工也
 草工蓋設色之工歟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
 中央土其器圓以閔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
 月其器閔以奄

方慤曰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疏則散達則發
 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則長粗則大故
 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則制深則刻故也

冬主收藏故其器閔以奄閔則收奄則藏故也中
 央土其器圓以閔者圓若物由是以周旋閔若物
 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
 象如此

臣按月令於四時所用之器各有不同蓋王者
 承天以出治凡其身體之所居處被服食用一
 一皆順天時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時之
 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
 之微亦必隨時而為之制所以範一身於禮法
 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飲啖目所矚視手所執持

無一事而非順天時。合天理也。彼雖欲作淫巧以蕩上心。烏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陳澔曰。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此時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

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孔穎達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之

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緻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

方慤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一則工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

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間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宮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勞民而人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也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也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焉

此箕子所以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爲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大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

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續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顏師古曰。主作禁器物。

臣按。後漢典工作之官。

宣帝時。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宜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瑤。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和帝時。樊準上言。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為民生日用之具並有五材以脩六府有不備者又因其材而飭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於闕乏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為六官而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於官常之外別以禁禦之內立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製珍異之器嗚呼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當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貨財於無用用工力於無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為奇巧精緻之物者欲以誇

耀於人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欲誰誇哉况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朝夕左右得於觀視之間者宦官宮妾爾彼生深宮之中執使令之役固無外交亦無遠識亦何用誇彼為哉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奪生民之衣食勞生民之筋力以為此無益之事哉張蘊古云瓊其宮而瑤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臣愚謂於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竝斷俸

本學後集卷之七
三
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臣按：人君之於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幾何，一生能着幾輛屐邪？天下無事，府庫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過於自奉。况兵外用而財內竭，百官月俸皆不繼，而吾乃多爲器用，而寘之於無用之地，何爲也哉。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豈其倫哉？母乃近於褻乎。宋太祖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褻以七寶，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臣按：亡國之君與興主之主，自然奢儉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

臣按金銀器皿之屬雖極精巧然其質猶不費損也一旦毀之本質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謂珍異寶石之類衰工於無益毀壞則無用上好之則貴一旦廢之與瓦礫等耳太宗於金銀器皿之精巧者且毀之况肯聚工以為寶石奇玩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大哉宋王言可為百世師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雨衣繡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咸

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萬殊博而通之雖有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臣按太宗於油衣繡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為樂翦綵綺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壽命短長國祚久近皆分於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此出
以生工物之類
此出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其於國之功用各異其貴兼言之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庸

孔穎達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

車服賜之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

臣按賜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

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彰顯之蓋爵予之以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顯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命以彰顯之命之以爵而必與服俱不過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諸無德之人豈

不逆天意哉

周禮大夫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鄭玄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為之服士與士同庶人與庶人同不得自為異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祇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

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

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弁師諸侯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之纁藻同雜文之名旂九就成緡也。

也。玉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謂皆三玉。

瑱以玉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為之所以貫者。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踰越。

劉彝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

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於九

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

冕。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

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數等差爾。後世則有不然

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

用古之意，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

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

大夫士在朝者，命屨以王命賜之者也。功屨冬

之皮屨服功裘者散屨，卑者之素屨也。

後漢志註：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纁緹公

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長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以下皆千石。尚書中謁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銅印黃綬。

臣按此漢朝印綬之制。然所謂金紫者。印與綬也。非服色也。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盡廢。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哉。為治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臣按。此後世幘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胡寅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

民莫尊乎天子。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則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混而無別。何以聳下人之觀視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

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鍤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竝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力子。礪石一具。武后時。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爲龜。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爲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爲榮。蓋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

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劔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導。五梁則瑇瑁。三梁兩梁。則犀也。其服。竝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縹襪。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則玉劔佩。暈錦綬。二玉環冠。三梁者。則

劔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冠兩梁者則劔
 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其不同者
 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駙馬伯。有
 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
 方心曲領。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無焉。其餘皆
 同。惟不佩劔。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則與唐宋
 皆不同矣。唐宋皆略準周禮服冕有旒。
 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
 領耳。臣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曰有
 三。然皆進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因異其名。爾

其製作始於漢。即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
 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
 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
 梁。晉加為五梁。唐之梁數如漢。宋初有五梁。三
 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
 品。以等。我
 宋因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皆七
 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
 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
 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

旒前後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九者陽數之極也。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太袖。下施橫襪。束以革帶。幘頭。烏皮鞞。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為命服。昉於隋煬帝。而其制

遂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見史言祭服用紉色玄。東漢則百官之服皆紉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嗚呼。五胡亂華以來。極於元魏之世。凡東國之衣冠禮服。皆為所變。一切趨於苟簡。是雖華夏之域。其所以為身之章者。無復上衣下裳之制。豈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來。以

紫爲大臣之服。我之不至而只始於漢以來以朝始復古制朝服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洗唐宋以來之夷習。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黃履翁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其無德焉。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干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爲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爲

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爲褻。辭之者不以爲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爲狗情。奪之者不以爲少恩。此勸懲之微權也。

臣按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爲符契也。其始

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蓋無復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魚袋。不復設。凡常朝參官。則製牙爲牌。刻其官銜於上。凡勳親文武四字。號傳其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則不得闌入焉。其制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所以爲出入之防。則一也。其諸異乎宋人用以爲美飾。榮觀者歟。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

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

臣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黃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

大學後義補 卷九十一
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犬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爲鳥獸之形我

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鷲也定爲常制頒之天下俾其隨品從

以自造非若宋朝官爲製之歲時因其官職大小而爲等第以給賜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來文武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舊制往往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以下至於海馬非獨服者鮮而造者幾於絕焉伏請申明

舊制違者治之如律蓋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有在於斯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臣按元朝服色無別當時雖禁不許服龍鳳文

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爾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此夷狄之俗無足怪也

聖朝立爲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於耳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潛消其非分之望密過其過求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權彼

夷狄烏足以知此

以上論章服之辨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

上所令下所稟

辨其八職五曰

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吳澂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

謂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

述者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為什。長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庫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為什。長者也。徒若今隸卒之屬。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為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鄭玄曰。農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賈公彥曰。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觀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

以今日觀
乏省吏員
真洗奸第
一義也

也。祿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責其廉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為上農。夫食五人者。為下農。
夫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知矣。其
詳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言其祿以
農為差。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
五人之祿。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
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
衆。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
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

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
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
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
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
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
先主遺意。後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
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
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
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祿之易給
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人知自愛也。

雖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
祿之易給而人知自愛然亦所以省事也蓋爲
治之道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
不重按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按而無紛更蒙
蔽之患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
御簡舉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
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而上之
人得所據而不煩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蓋分
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力出乎下互相
備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之說與王制不同然皆是說
庶人在官之祿必視農夫之上下以爲多寡也
王制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孟子謂小國之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則王制所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

大學衍義補 卷九十八
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蓋亦與王制之意同也。但周禮所謂府史胥徒。胥雖列於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後一胥。胥乃衆人之中。有材智爲什長者。則其祿當比三者稍加優。而賈氏特序而順推之。以爲多於徒而少於史。恐未必然也。以上言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昭禹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爲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爲之也。邦有

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
與野舍之厲禁蓋以四夷之民內守王宮外守厲
禁皆司隸帥之也

臣按隸謂給勞辱之役者設官以掌之謂之司
隸而司隸又統其屬有五焉曰罪隸曰蠻隸曰
閩隸曰夷隸曰貉隸先王之世設為百官百執
事各有其職所以奉上而臨下者禮節事為舉
其大者而已若夫勞苦之役卑瑣之務汚辱之
事必有卑賤者以代之此司隸之官所由設也
所謂帥其民者役常民而為之也罪隸者有罪

而役之也蠻閩夷貉則俘虜而用之者也然不
徒供使令也衛王宮守厲禁搏盜賊養鳥獸牧
牛馬助牽撈皆用之焉

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直廳皂隸於凡職官自
一品至九品又皆給以皂隸以供使令之用其
多寡之數隨其品級以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
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
月俾其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吳澂曰。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趨謂疾行。辟謂
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謂條狼氏掌執鞭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

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羊尹無宇曰。天有十白。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孔穎達曰。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公。八公爲公。言正

無私也。太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男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諺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即此意也。以上言徒隸
以上論胥隸之役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終

大學衍義補 卷之九十八 胥隸之辨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

大學衍義補 卷之九十九 郵傳之置

節則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玄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大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

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出地。國水。又世之。賈公彥曰。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卽與之廩餼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鄭注謂廬。今野候徒有房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注謂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卽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樓。卽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玄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

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

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賈公彥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

待羈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

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也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賓客所止井樹井以供飲食

王昭禹曰掌達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

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

聘楚道弗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

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

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

其宿息井樹者不復有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

必以旌節。

鄭玄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環人。

取周圍保獲之義。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

四方。

舍則授館。令聚橦。

與析同。

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

關無幾逆送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者也。令聚橦。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

軌按獲恐當作護下同

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客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圍保獲若環之無隙焉。可見先王之於賓旅。非徒餼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庳。無觀臺。

土高曰臺。榭。有木曰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館

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

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
賓從，有代代客中車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視也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陳也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寧也，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
臣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
者，其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雖
列國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
大，皆不可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也。以節節瑞逆迎也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

門尹除掃也，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也，司空

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誥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庭，水師監濯，膳夫致餐，熟食廩人獻餼餼生曰，司馬陳芻

餼，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
如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
亦可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

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遽。曰置步遽。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而大之然也。

臣按。置卽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卽漢時之郵亭。今之舖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遽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

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臣按。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卽漢所謂高足中足下足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臣按。漢人所謂傳。卽今符驗文引之類。

平帝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顏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

官文書入遽也

漢舊儀曰璽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三寸半。

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

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

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
四條。賜名嘉祐驛令。又謂之更命卷。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宋初。諸將驛券。皆
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
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
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
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十疋。五疋。
大率上馬一疋。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
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
鄰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戶轉數當之。民於常

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
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
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
次為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
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涂之備

易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未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最險。故聖人於易。屢以利涉與否為言。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則地

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无不可至焉。所以來遠人於无外。廣王化於无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張載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版於其上。以為橋。杜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大學後事補 卷九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玄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也。徑

畛涂道路之謂五涂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玄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橋相輳。不得陷絕也。

臣按。官而謂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廬客行道所舍。氏掌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

鄭玄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

賈公彥曰。舟車輦互。謂於迫隘處也。水陸之道。舟

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敘過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爲治不但詳於朝廷之上。國

大學後義不卷九
都之中則雖天下之道路舟車所至之處無一
之或遺焉者可見聖人爲治無間於大小邇遐
也。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繞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
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
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內外廣狹之
制異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
內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轍迹之

度然後爲天下下統焉苟有一之或窒闕阻滯
焉則有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啓九道卽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
蒲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 鄭玄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于淹沒道路而成淖淖有妨車馬行旅之往來故先時而為之備水患也如此

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博說道之異名一達謂之道

路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謂之

劇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康莊六達謂之莊莊

七達謂之劇驂一道交復有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

達謂之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則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

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

船特單船也泚併木以渡

臣按造舟維舟方舟即今所謂浮橋特舟即今

大學後事補 卷之六

渡船。泚卽今簿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

楚心星也火謂晨也朝覲謂晨也矣道路也弗穢塞也不可行也候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大辰

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辰之開見而水涸故先王之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

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成十二月輿梁可橋

通車輿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工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寒泣泣也水有橋梁則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

也

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

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

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

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

軌按輝恐當作鞞

大學後義補卷九十九
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為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齟齬足脛之癩疥也。聖人仁民之政無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況其關係之大者哉。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不知為政陳國道第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蓋道路橋梁雖于政治無大干繫然王道至大而全備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

濟亦足以為太段之累全體之虧也故大人為政雖受一命居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者薛宣于見其子之為邑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覘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盡力于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也良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

道涂之備

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船為

脚竹篝互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

作橋于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為梁為証然詩

不言其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

月初作河橋蓋橋作于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

津之地而所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

作于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絙百丈連

船千艘辨脩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

載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為連鎖鎔以為伏牛偶

立于兩岬禁連于河中渾鑣以持航牛以繫纜亦

將厭水物莫浮梁

臣按凡于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

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終

